

盛世桃花乱世云

# 侧侧

· 作品

孰知花期妖娆直须折，莫等花落飘散空叹晚。

两人是缘，三人为孽。  
纵使深宫庭院，前世今生，  
你终逃不脱你要扮演的角色，即使你有千万不愿。

# 桃花

# 乱



Taohua Luan

侧侧◎著

怎能忘记三生池前动荡的倒影，  
怎能忘记枕边人细语的叮咛，  
可惜，你是我丈夫的兄长，我是你弟弟的妃子……  
我们的相遇只能一再地错过，  
我们的相知终使得两代九五之尊倒戈。



系列 · 1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桃花

侧侧 著

Taohua Lua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乱 / 侧侧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5  
ISBN 978-7-80173-883-7

I. 桃… II. 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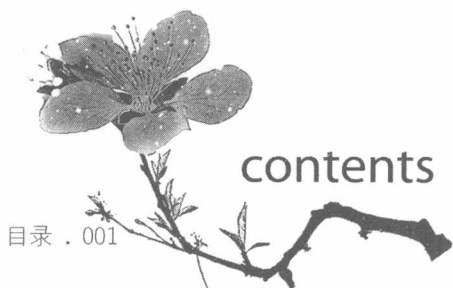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573 号

## 桃花乱

---

作 者 侧侧  
责任编辑 潘建农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16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83-7  
定 价 23.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j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 001

##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 花落花开年复年

013 · 第二章 · 人与桃花隔不远

025 · 第三章 · 雾里烟封一万株

039 · 第四章 · 风透香帘花满庭

053 · 第五章 · 孤荣春软驻年华

067 · 第六章 · 桃花一簇开无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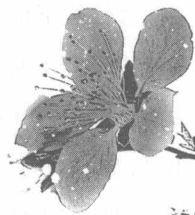
087 · 第七章 · 东风有意揭帘枕

103 · 第八章 · 浅深桃花深浅妆

- 115 · 第九章 · 隔帘消息风吹透
- 131 · 第十章 · 流水桃花空断续
- 149 · 第十一章 · 水光风力俱相怯
- 163 · 第十二章 · 乱红如雨坠窗纱
- 175 · 第十三章 · 春深欲落谁怜惜
- 191 · 第十四章 · 一声杜宇春归尽
- 211 · 第十五章 · 天机烧破鸳鸯锦
- 227 · 第十六章 · 桃花帘外开依旧
- 239 · 番外 · 刹那人生



{ contents 目录 . 002



## 花落花开年复年

暮春时节，眼看一年好时光就要结束，所有的花都不顾一切开到最绚烂，仿佛要用自己所有力气，来拼就这一场繁华。

盛颜就出生在此时，四月初六。

她出生的那一天，守在母亲门外的父亲刚刚听见她的啼叫，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宫里的人就赶过来了。

“盛大人，皇上喜获龙子，诏你进宫面圣。”

或许就是所谓的缘分，她与后来的尚训帝出生在同一天。她的父亲盛微言当时供职于天章阁，诗文名满天下，想必是要他入宫吟诗庆贺。他只来得及听下人说了一句是小姐，马上就离开了。

崇德帝对于那位刚刚生下皇儿的妃子是极其宠爱的，所以虽是第二个孩子了，他却像初为人父一样喜不自禁，而盛微言无奈地坐着写诗，难免露出几分焦

急，崇德帝便问：“爱卿心中莫非另有牵挂？”

盛微言忙跪下请罪：“微臣该死，微臣记挂自己的妻子，她也是今日生产，臣出门前她刚刚诞下女儿，所以不觉记挂……”

崇德帝刚刚也守在殿外等过孩子，闻言便立即催促道：“怎么不早说？这是朕的不是，你赶紧回家去看女儿，朕等一下叫人送贺仪过去。”

“臣不敢。”盛微言马上要告辞了回去，崇德帝又问：“可有小名了？”

“还未来得及取。”他说道。

崇德帝看他一副归心似箭的样子，不觉笑出来，说：“这一对小儿女，出生在同一天也算有缘，朕赐她个名字吧。”

“多谢皇上。”他赶紧谢恩。

崇德帝伸手在纸上写了一个颜字给他。

或者在帝王的眼中，女人其他的东西都不必拥有，只要有一张美丽容颜就可以了。

尽管有皇帝这样的恩典，但在盛颜周岁那年，她的父亲就因为朝政党派上的牵连，被贬出在偏远地方做了一个司仓。

司仓不过是个看管仓库的官吏，俸禄微薄，根本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捞到油水。盛微言无能而懦弱，账房中的事实在是一点也不懂，上面来的人要拨走钱粮，他常常迷迷糊糊就交出去了，丝毫不懂交接手续，出了什么纰漏，到最后都只能是自己垫上，钱额数目往往惊人。

未过多久，他家因为赔付钱粮，已经家徒四壁。盛颜记得自己在十岁之前几乎没有穿过裙子，也因此被邻家的孩子嘲笑。她哭着回家时，母亲也只是抚着她的肩，母女背着她父亲痛哭。

到了她十一岁那年的冬天，京城的崇德帝因病去世，皇长子尚在蒙狄做人质，没有赶回来，与盛颜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那个孩子，在群臣的扶助下登基为帝。

据说年幼的尚训帝被他的叔叔扶着登基时，因为父亲的去世，哭得几乎背过气去。这是个在深宫中长大，养于妇人之手的懦弱孩子，对于政事一窍不通，

所以在群臣的推举下，他的皇叔成为摄政王。

盛微言被贬之前，在朝中时间并不久，所以即使换了天子，也还是没有人记得他，更没有诏他回京。在长久地等待中，他消磨了意志，染上重病。

请来大夫看到他家的贫寒境况，看病就不太经心，用药也是马马虎虎。盛微言去世的时候，窗外正下大雪，可他的脸却从来没有这么安详过。他知道自己是不必担心明天和以后了。

只留了她们母女，在那个落雪天地间，坐在他冰冷的身体前。天下这么大，所有人都在度年关，她们至亲的死，如同雪花飘落一般悄无声息。

母亲握着她的手说：“阿颜，我们好好活下去。”

盛颜到死都记得，当时外面的风声，呼啸如同整个天地都在痛恸。

母亲倾尽所有，扶着丈夫的棺木，带着年幼的女儿，一路跋涉回京城。在丈夫下葬之后，家产被族人瓜分，仅给她们剩了近郊空置的一间小屋，勉强栖身。

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母亲整日整夜刺绣养家，眼睛很快就坏了下去。而盛颜也早早学会了一切家务事，学会了垫着凳子灶台前煮饭。

当时盛颜已经知道自己做一切事的目标，无论人生如何艰难，她和母亲，都要好好活下去。

直到她十七岁那年。

那年春天桃花开得特别好，妖魅一般。整个京城只见花开如雾如雪，即使是最晴朗的天气里，天底下也是一层烟蒙蒙的粉红颜色，几近邪魅。

别人都说，今年的桃花开疯了。

盛颜清晨起来，母亲还在睡梦中，昨夜她们赶一件绣活，直到凌晨才睡下。她洗漱完，洒扫了屋内，将桌上的绣活拿起来，轻手轻脚带上门，送到城里绣庄去。

天空一片阴沉沉，满城的桃花如云霞一般，花团锦簇，全都粉粉盛开在这样阴暗的天空下，凋谢也无人怜惜，无数粉红的桃花瓣落在青石板上，任人践踏成泥。





耳边轻轻地有东西擦过，她转头一看，原来是一朵桃花，随风掉落在她的肩上。她怜惜地伸手拈起，随意地插在自己的鬓边。

去绣庄交了东西回来，她一路慢慢走着回家，忽然感觉到鼻尖上微微一凉。她抬头看天空，大雨已经扑簌簌地下起来了，打得身旁的树叶草尖啪啪直响。

她将自己的头遮住，想到附近有一间小小的花神庙，忙跑到那边去。

花神庙很小，只有三间，陈旧的梁柱已经发黑。盛颜跑到屋檐下，拍拍自己的衣服。只这么一会儿的工夫，雨已经下成倾盆。河对岸大片的桃花开满了山原，一眼看去如同遍地洒了霞色。

抬头才发现旁边已经有个男子在避雨，她看见那个人的刹那，那人也正回过头来，两个人的眼睛，刹那对上……

只有整个天地的雨，下得远远近近。

只是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么平常一场雨，改变了两个人的一生，也改变了整个天下。

直到很久以后，他们还可以清楚地回忆起当天的一切。那春天柔软的风，盛颜十七岁时清澈而羞怯的神情，在这样的雨天里静静绽放。

而他是极俊朗的男子，眉眼深刻，轮廓优美分明得如同精致雕塑，是英俊迫人的那种气势。

他们一左一右，隔着三尺远的距离，各自默看雨丝缭乱地横斜。

庙檐旁有一株芭蕉树，宽厚的叶子被雨打得噼啪作响。盛颜尴尬地站在那里，漠然伸手去接叶子上漏下来的水滴。水打在她的掌心，散成千万细碎的珠子。

那人长久地打量她的侧面，他似乎并不顾忌这样看人。而她明明知道，却只是心跳飞快，并不感到恼怒。

只是奇怪，他这一身尊贵，气度不凡，却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在这

郊外出现？

只听到他突然说：“这场大雨来得真是突然，姑娘怎么也忘记了带伞？”

她轻轻“嗯”了一声，慢慢说：“天有不测风雨，一时料不到。”

“本来听说这里卜卦灵验，想来问一下，不料道人已经云游，真是白白来了一趟。”他笑道。

盛颜便转头看他，随口说道：“庙中当然不是和尚灵验，而应该是供奉的仙人灵验，道人不过是解签而已。”

他看这雨下得无休无止便说：“这么说，这里有留下的签纸，我自己也可以一试？”

她也只不过是十七岁的少女，自然是有好玩的心理，便和他一起取了签筒过来，站在花神面前，摇了一会儿，跳出一支签来，第一百一十签。

她翻着旁边的签文，问：“公子是问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此生一切都已顺理成章，一时居然不知该问什么……不如就问姻缘吧。”

她脸上微微一红，心想，原来他还没有妻室。

第一百一十签，签文簿上说，“断送一生憔悴，只消数个黄昏”。

她看了这签文，心里暗暗一惊，想，这人说自己一生都已安稳，却原来姻缘如此可怜。

他在旁笑问：“签文怎么说？”

她便轻轻掩了签文本，说：“愿为双鸿鹄，振翅起高飞。上签。问姻缘，主夫妻白首，吉。”

他随意笑笑，觉得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以为然。

盛颜自己抽身去虔诚祷告，摇出签来，看了是第十六。捧了去问他。

他翻到十六签，盛颜怕他也像自己一样骗人，便稍稍凑近他去看。他指着签文说：“这支签照的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若是求姻缘，主夫妻恩爱，吉。”

她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抬头向他一笑，才发觉自己与他靠得如此之近，忙



往后退了一步。但照着签文仔细一想，这支《临江仙》虽说是吉，可这词的后一阙，似乎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隐隐就觉得心里有点惊悸。

但吉也罢，凶也罢，人生就是这样了。

一场大雨让两个陌生人邂逅在一个小庙中，他们替彼此推算未来的缘分，却一点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来临。

雨越下越大，远处的山都开始不明白了。

外面忽然有马嘶的声音，有数人在庙门口下了马，急匆匆地进来避雨，在檐下，与他们打了个照面。

领头的那个男人身材高大伟岸，看见他们之后，微微皱眉，便站住了，对盛颜身边的那个男人冷笑道：“真是幸会……没想到在天下覆雨翻云的人，也会被这一场雨孤身困在这里——哦，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个姑娘呢。”

而那人站在盛颜的身边，神情如常，甚至也没有澄清两人的关系，只说：“云寰，明日你和你爹就要离开京城，你本就该好好在家待着，何苦非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项云寰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湿透的衣服，有些恼怒：“一切尽拜你所赐。”

“不敢当，都是各人选择。”他淡淡地说，转头看向盛颜，又道，“姑娘，看来你不能在这里避雨了，我看你还是及早冒雨回去比较好。”

盛颜知道这些人必定是自己惹不起的，心惊胆战地点点头，转身就向门口走去……不料项云寰伸手拦住了她，抬头对那人笑道：“反正大雨无事，一时又走不了，不如让这位姑娘陪我们玩个游戏如何？”

盛颜脸色煞白，料定自己难以逃脱，只好仓皇地转头向那人，哀求地看着他。

虽然他们算得上素不相识，可如今这样的情况，竟好像他是她唯一可以依靠求援的人了。

他微微皱眉，说：“这本是朝廷的事，何必把毫无关联的小姑娘牵扯进来！”说着，他走到门口，示意盛颜离开。

盛颜赶紧捂住自己狂跳的心口，向着外面的大雨冲了出去。

项云寰冷笑着看她跑出几十步，忽然叫道：“喂，想活命就停一下！”

盛颜站在雨中，仓促之间回头看了一眼，顿时吓得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那个名叫项云寰的人，拉弓满弦，搭箭指着她，一边转头向那男人笑道：“我还未曾有幸见过王爷的身手，听说王爷在塞外被喻为百步穿杨，不如今日风雅一下……你我以她鬓边的那朵桃花为注怎么样？”

天色昏暗，盛颜站在大雨中，离他们三十来步，大雨倾盆，在她耳边哗哗作响，她根本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只看项云寰的动作，也已经知道了危险。

因为恐惧，她的身子微微颤抖，被雨淋湿的头发乌黑如墨，那朵桃花在她的发间显得尤为鲜明。

那人看了她一眼，漠然说：“有什么好玩的，即使你赢了，也逃脱不了前往占城的命运。”

“我只是仰慕王爷的身手已久，眼下就要离开京城了，想见识一下而已。”他笑道。

他一言不发，抬手接过项云寰手下的人递给他的弓箭，搭箭在弦，对准她，缓缓拉开了弓。

这两个人，看着她发上的桃花，隔着一天春雨，竟然眼都不眨。

在这样的雨中，光线昏暗，视线模糊，稍有闪失，她便会丧身箭下。

她吓得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被雨淋得全身湿透。唯有泛白的双唇，微微颤抖，如同衰败桃花。

只听到轻微的“咻”一声，他们几乎是同时放开自己的手。

盛颜不敢看箭的来势，只能紧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但，并没有预料中的一击，箭从她的耳边擦过，落在后方。

她急切地回头一看，原来是一支箭在空中被另一支箭射中箭杆，偏离了她的身体，全都射了个空。

项云寰恼怒地转头看向那人，盛颜在心里想，定是那人的箭后发先至，从后



赶上项云寰的箭，救了她一命。

没等她心里对那人涌起感激，却只见他又抬手，一箭向自己射来。只听极其细微的“喳”一声响，盛颜乌黑湿漉的头发，忽然之间全都散落下来，如同一片乌云，在大雨中，骤然笼罩在她身上，凌乱而狼狈不堪。

那支箭，从她的发间穿过，带着那朵桃花，钉在了后面的柏树上。

盛颜茫然地披着头发站在那里，只感觉到一缕被射断的发丝，顺着她的脸颊，缓缓滑下，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在雨中陷入污泥。

他看着她披着凌乱的长发站在雨中，全身湿透、狼狈不堪的样子，却忽然弯起嘴角对她笑了笑，他五官深刻，看起来有种慑人的魄力，可骤然间笑起来，却让人觉得温和煦，还带着一点点孩子气的意味。

他抬手将弓箭递还给项云寰的手下，修长干净的手指白皙如玉，没有一点不洁的东西。

盛颜这才回过神来，她伸手去抚摸自己的鬓边，顿时脸色苍白。

这些人，与她仿佛不是共处一个人间的。她卑微如草芥，就算是被他们误杀，也不会有人将她的生死放在心上。

看着那人冷淡的微笑，她心里忽然升起一种冰凉的怒气来，一转身，快步逃离。

逃离了那两个莫名其妙以她为赌注的男人，盛颜孤身一人，在下着大雨的城郊桃花林中，提着浸湿了之后沉重的裙子，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行走。她披散的头发正一滴滴往下淌着水，狼狈不堪。

家还远远未能到，周围的大雨无边无际，在雨中凋落的桃花，粘在她的发间、裙上，她沮丧起来，恨不得坐在路边等着大雨停止再回去。

后面忽然有辆马车追上来，在瓢泼大雨中来势很急，她赶紧闪避到一边去，免得被溅上泥泞。谁知那辆装饰华美的马车却在她身边停了下来，车帘子掀起，有人轻轻叫她：“喂，姑娘……”

盛颜提着满是污泥的裙角，抬头看他。

正是刚刚在花神庙中遇到的那个男人，他在车上看着她，高贵闲适，一身从容，慢悠悠地说：“姑娘，我家下人来接我了，如果你不介意，在下可以带你一程。”

盛颜用力摇头，她头发上的水珠随着动作，扑簌簌地一直往下洒落：“不必了。”

“你一个年轻姑娘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实在不妥。”他看看周围空无一人，微微皱眉，说，“还是上来吧，要是再遇上项云寰那种人，你自己想想会是什么后果。”

盛颜心有余悸地转头看了一眼，犹犹豫豫地爬上了马车，小心地在最外头坐下。

他好笑地看着她，说：“就算你不上来，我存心想欺负你，你能逃得了吗？”

她闻言，顿时后背紧贴上车壁，警觉地看着他。

他却将头转向一边，看着车帘外潺潺的春雨，还有无边无际的鲜艳桃花，再没有看她。

盛颜低头看着车上铺设的厚软毯子，现在上面满是她踩踏出来的污泥，她赶紧缩了缩脚，有点忐忑地看了他一眼，他没有看她，却只说：“不碍事的。”

什么呀，明明就用眼睛的余光在偷偷打量她吧，还装作自己在看风景。

盛颜有点气恼，又觉得有点紧张，只好找点话题问他：“刚刚那个人……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

他随口说：“别理他，他在朝中失势，和他爹一起被外派平定占城，如今找不到迁怒的人，看你我在一起，所以想欺负你发泄一下。”

盛颜低声说：“我听邻人说，是项原非将军明日要出征占城。”

“项云寰就是项原非的儿子。”他说。

这么看来，这些人都是在朝廷上举足轻重的人，和她是永远凑不到一起的吧。盛颜这样想着，也不说话，只是托着腮，转头看外面。

两个人静默地在车内，各自看着外面的景色，车子微微颠簸起伏，沿着河道，一直往前走去。



眼看着自己家越来越近，盛颜也渐渐放下心来，却听他忽然开口问：“姑娘既然识字，应该出身不错，为什么却住在这种荒郊野外？”

她低声说：“我爹早年也是朝廷中的官员，后来获罪被降职外放，在任上去世了，所以我娘带着我回来时，受到了族人的排挤，只将我们母女安顿在这里。”

“我记得这一带应该是盛家的产业……难道你父亲是盛微言？”他问。

盛颜微微点头，诧异地看着他：“你知道家父？”

“我知道，而且如果你是盛微言的女儿的话，那么你和当今皇上是同一天生日的，你的名好像也是皇上赐的？”他微微笑起来，目光一眨不眨地看着她，“没想到如今你的人生会是这样。”

盛颜的心突地一跳，抬头看见他灼灼的目光，刹那间觉得恍惚起来。

是，她的人生，本不该这样的。

但这些事，显然是不能为外人说的，所以她也没有对这个陌生人说出口，只是沉默不说话。

看她低垂着脸不说话，他便转头看了看外面的桃花春雨，岔开了话题，说：“前面有分岔路，你要告诉阿福怎么走。”

盛颜恍惚抬头看他，说：“就在路口停下好了，反正雨也慢慢小了。”

他听她这样说，也不坚持，拿了旁边的伞给她，说：“这个给你。”

那把伞上精细描绘着凤阁龙楼，缥缈花树，她犹豫一下，才接了过来，低声向他道了谢，一个人下车离去。

在桃花林中，她撑伞向着南边而去，大雨骤过，路旁青草低伏，桃花零落。她走了几步，突然心中瞬间闪过一点微微的疼惜。

上天安排了这样一场雨，让她遇见了他，可她微不足道，他却绝不是自己的归宿。

这刹那相遇，大约就尽付波光山色罢了。

她在前面走着，小心地握着雨伞，而那人就在后面的马车上看着她，也没有跟过来。

她一路走到转弯口，回到自己的家门外，回头已经看不见他，才赶紧把自己手中的雨伞藏到柴房去。然后推门进屋，拍着自己湿漉漉的头发和衣服，说：“娘，我没带伞，可被淋得够够的。”

她母亲低头正在绣花，抬头看见她这样，赶紧起来给她烧姜茶，问：“怎么连头发都散了？”

“路上跑得太快了。”她低声说。

“傻丫头，满天都在下雨，你跑得再快，能跑出天底下去？”母亲摇头道。

盛颜烧热水给自己洗了澡，坐在窗下喝了几口姜茶，抬头透过陈旧的窗棂，看了一眼外面的大雨。

黄泥院墙内的桃花，已经在雨中，零落不堪。

不知不觉，她捧着姜茶，恍惚出了好久的神。

到傍晚时，雨才渐渐停了。她和母亲在灯下做着绣活，母亲抖着手中正在绣的衣服问她：“这件百蝶牡丹的嫁衣，是谁家的？”

“刘家小姐要出嫁了。”她说，“她女工不行，就托付绣庄交给别人做。”

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她，良久，声音发颤说：“年年为他人做嫁衣，阿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做自己的？”

盛颜心里不觉一阵难过，沉默了良久，才说：“我不想嫁人，我要永远在娘身边。”

“别胡说八道了，你已经十七岁了，还没有说下婆家……”

来提亲的人不是没有，可母亲回绝了一个又一个。好的人家只想要买她去做妾，要她做妻子的人家都与她家差不多的境遇。

母亲在灯下泪流满面，她说：“阿颜，你不能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

盛颜一时没有言语。

开放在阴暗角落的卑贱花草，也只得一年一年，过了春夏秋冬。





2010年10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侵权责任法》。该法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为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网络侵权领域的立法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赔偿往往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侵权行为日益增多，给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因此，制定专门的侵权责任法，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根据该法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一规定，有效地遏制了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侵权责任法还规定了网络侵权行为的赔偿标准。根据该法的规定，网络侵权行为的赔偿应当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来确定。这一规定，为受害者的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也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更加规范自己的行为。

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赔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也为受害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和执法力度的加大，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率将得到有效控制，网络空间的秩序将得到进一步维护。

总之，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是我国网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为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体现了国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高度重视。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和执法力度的加大，网络空间的秩序将得到进一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